

眼睛之思

□林鸣鸣

人说,眼睛是生命之窗,我相信,我渴望一对乌黑发亮、大而透明的眼睛。它可以洞穿一切事物的面目,又可能隐存一切事物的秘密。没有人可以看穿它,但又令人无限神往。它像一颗明珠,但它会说话,传达无尽的情感,交流不尽的话语,不先声夺人,却含情脉脉、欲语还休。它偶露闪亮的光芒,睿智的、温柔,撩人心扉的。

也许,不少人也拥有过这对“心灵的窗户”,但是很快,它被世俗的尘埃封遮。戴上功利、贪念、忌妒、虚假的有色镜片,不再那么纯真和明净了。“相由心生”,只有内心蕴含一种祥和和宁静、慈爱 and 善良,才会拥有一对这样的明眸。只是这样的一对明眸,越来越少见了。

百花丛里过 片叶不沾身

□林清玄

再怎么了不起的古董,都只是“物件”,怎么比得上有情的人?朋友带我去看一位收藏家的收藏,据说都是顶级的东西,我们穿过一条条的巷子,来到一家不起眼的公寓前面,我心中很纳闷,顶级的古董怎么会收藏在这种地方呢?

收藏家来开门了,连续打开三扇不锈钢门。整个房子堆满古董,多到连走路都要小心。到处都是陶瓷器、铜器、锡器,还有好多书画卷轴拥挤地插在大缸里。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形容那种感觉,古董过度拥塞,使人仿佛置身在垃圾堆中。

正在这时,主人端出来一个盘子,但盘子里装的不是茶水或咖啡,而是一盘玉。主人迫不及待地拿出他的收藏要我“鉴赏”。我心里还想:为什么端出来的不是茶水呢?看完玉石,我们转到主人的卧房看陶器和青铜,这才发现主人的卧室中只有一张床可以容身,其余的从地面到屋顶,都堆得密不透风。虽然说这些古董价逾千万,堆在一起却感觉不出它的价值。最令我吃惊的是,连厨房和

厕所都堆着古董,主人家已经很久没有开伙了。古董的主人告诉我他为什么选择居住在陋巷,是怕引起歹徒的觊觎。而他设了那么多的铁门,有各种安全功能,一般人从门外窥探他的古董,连一眼也不可得。

朋友补充说:“他爱古物成痴,太太、孩子都不能忍受,移民到国外去了。”

我感到悲哀,再怎么了不起的古董,都只是“物件”,怎么比得上有情的人?再说,为了占有古董,活着的时候担惊受怕,像囚囚困居于数道铁门的囚室,像乞丐住在垃圾堆中,又何苦?

我们的生命如此短暂,有所营谋,必有所烦恼;有所执著,必有所束缚;有所得,必有所失。我们如果把时间花在财物上,就没有时间花在心灵;我们如果日夜为欲望奔走,就会丧失自己的健康;我们如果成为壶痴、石痴、玉痴、古物痴,就会忘却有情世界的珍贵。

好好吃一顿饭,欢喜喝一杯茶,一日喜乐无忧,一夜安眠无梦,又价值多少呢?“百花丛里过,片叶不沾身”,那样的生活才是我们向往的生活。

（据《广州日报》）

儿时夏夜数星星

□魏 宝

“你们看，天上的星星多亮啊！这是闪亮的织女星，那是明亮的牵牛星。”小胖说。三多接着说：“你们瞧，天上的星星真多啊，数都数不过来！”“那咱们就一起数吧，看谁数的最多！”大家一听，觉得挺有意思，便一响应，开始数星星：“一颗、二颗、三颗……”于是，数数的声音此起彼伏，数着数着，声音越来越少，也越来越小。大家纷纷数进了甜蜜的梦乡……

这是儿时夏夜，我和小伙伴们经常玩的一种游戏。

回忆真像个淘气的孩子，他不容分说，拉起我的手，穿越时空的界限，飞也似的，又回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。那时，我还生活在家乡——一座冀中平原上的美丽小村庄。当时，由于农村的文化生活很贫乏，加之又经常停电，夏天的夜晚便成了村里人最难熬的时光。每到这时，在地里劳作了一天的大人们，搬上一个方凳，坐在自家院落的门口，摇开一把蒲扇，闲话起家事，漫谈起桑麻。而我、小胖、三多、蛋蛋和娃子，我们这几个从小就在一起滚大的小伙伴，就会从小爬到我家北屋的房顶，铺上一张草席，都仰面躺在上面纳凉。夏夜有时真像个魔术师，刚才还是酷热难耐，一到房上，就是凉风习习。风儿吹过脚趾，抚上脸颊，那种惬意劲，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望着点缀在无边夜幕上的熠熠星斗，大家展开了天真烂漫的奇思妙想。

我第一个说：“你们看，天上的星星离我们多近啊，好像一伸手就能摸到！”“那你就摸摸看，顺便摘下来一颗当皮球踢。”蛋蛋故意把嗓门抬得很高，惹来大家一阵哄笑。小胖接着说：“你们看，天上的星星多亮啊。这是闪亮的织女星，那是明亮的牵牛星，中间隔的那条白色的带子就是银河。听大人们讲，那隔着河的牛郎和织女一年才能见上一面呢。”三多紧随后说：“讲这个

真正的眼睛应该像芙蓉出水，“出淤泥而不染”，时常透露鲜活的、灵动的、幼润的神情，静观这个世界；又像昆仑玉石，浑身通透，带着生命的翠绿，温暖人间。

我见过不少蓝色的、绿色的眼球，虽然明净，但总觉一览无余，缺乏黑眼珠那种不可窥探的神秘感。于是，我还是敬而远之。

西晋时期，嵇康评价赵王：“卿瞳子白黑分明，有白起之风，恨量小狭。”赵王的眼睛黑白分明，像是战国时坑杀赵国四十万降卒的秦国名将白起，气量太过褊狭了——真是“杀人不可眨眼”呀。中国人认为“眉清目秀”是讨人喜欢， “白眼狼”是令人生厌的，“三角眼”是狡猾不可信的，“丹凤眼”是挑逗男性的。近代曾国藩曾说：“目者面之渊，不深则不清”，他要求人的眼睛要深沉、含蓄。这样，你的一张脸就会像一潭深水清澈起来——不无道理呀。

英国的培根也有一句话：“上帝赐人的眼睛本来是有更高尚的用途的。”遗憾的是，我们许多人是“鼠目寸光”的鼠辈，还有“獐头鼠目”面目可憎的小人，我们很缺乏能识别妖魔鬼怪、虚假真伪的“火眼金睛”。

也许，你经常会遇到一对灵活的、机敏的眼睛，但没有亲切感。也许，你又会遇到一对轮廓清丽、神采炯炯的眼球，但你又嫌它们太过锐利和抢眼，生怕暗藏狡猾的内心世界，也只好退避三舍了。

眼睛是会变的，有的人越变越明，越变越宽阔；有的人越变越混沌，越变越小了。你看小人的眼睛，总是闪烁不定，或眉心紧锁，猥琐滴溜，或贼眼寒光，目露杀气，火气、霸气；你看君子的眼睛，它祥和淡定，明澈晶莹，令人如沐春风，如饮甘泉。

我不喜欢空洞的大眼，它熟视无睹，不辨

□冯晓才

一位记者问我，你怎样分配写作和作画的时间？

我说，我从来不分配，只听命于生命的需要，或者说遵从生命。他不明白，我告诉他：写作时，我被文字淹没。一切想象中的形象和画面，还有情感乃至最细微的感觉，都必须“翻译”成文字符号。我的脑袋便成了一本厚厚的字典，渐渐感到，语言不是一种沟通的工具，而是交流的隔膜与障碍——一旦把脑袋里的想象与心中的感受化为文字，就很难通过这些文字找到最初那种形象的鲜活状态。同时，我还会被自己组织起来的情节、故事、人物的纠葛牢牢困住。每每这个时候，我就渴望从这些故事和文字的缝隙中钻出去，奔向绘画。

当我扑到画案前，挥毫把一片淋

漓光彩的彩墨泼到纸上，它立即呈现出无穷的形象。莽原大漠，疾雨霏霏，浓情淡意，幽思苦绪，一下子立现眼前。无须去搜寻文字，刻意描写，借助又沉重的字典，渐渐感到，语言有助迅速现于腕底。那些在文字中只能意会的内涵，在这里却能非常具体地看见。绘画充满偶然性。愈是意外的艺术效果不期而至，绘画过程愈充满快感。从写作角度看，绘画是一种变幻想为现实、变瞬间为永恒的魔术。可是，这样画下去，忽然某个时候会感到，那些难以描绘、难以用可视的形象来传达的事物与感受也要来困扰我。但这时

遵从生命

只消撇开画笔，用一句话，就能透其精髓，奇妙又准确地表达出来，于是，我又自然而然地返回了写作。

所以我说，我在写作写到最充分时，便想画画；在作画作到最满足时，即渴望写作。好像爬山爬到峰顶时，纵入水潭游戏；在浪中耗尽体力，便仰卧在滩头享受日晒与风煦。这是一种随心所欲、任意反复的选择，一种两极的占有，一种甜蜜的往返与运动。而这一切都任凭生命状态的左右，没有安排、计划与理性的支配，这便是我说的：遵从生命。

（据《广州日报》）

夏天还负责赏给大臣们。而一些有条件的土绅家庭，则在地下挖地窖藏冰。冰井或冷藏室就成了这些人的天然空调间。

大家齐做“蹭风族”。夏日炎炎似火烧，若有凉风徐来，当然感觉佳妙。但自然风毕竟不是想来就来的，有一种风却经常有，那就是茶馆酒楼的“水激扇车”所吹的风。据史料记载：理宗时，临安“暑毒方甚，众纷至茶肆处，门前水激扇车，风猎衣襟。四隅积水成帘飞洒”。这是一个什么景象？像不像今天一些人爱在夏天去泡大商场？因为大商场里有中央空调。今人蹭大商场的空调，南宋人蹭茶馆酒楼的风车，大哥莫笑二哥，半斤八两，都是“蹭风族”。（据《北京青年报》）

说不出错在哪里

时，已经出现胸腹水、酸中毒、血液浓缩，正常人的血色素是12—16g/dl,而他已经是23g/dl，患者来诊时心率150次，烦躁不安。看到手中的这些化验单，我不禁叹了口气，典型的重症胰腺炎啊，同时已经出现多脏器功能衰竭的迹象。开始调快了补液速度，开了另一条静脉通路输抗生素。

我刚想开口交代病情的危重性，同事就明白了我想说了什么，摆摆手，意思是她已经知道了这些，只是半夜转到我们这里，是因为我们这里的设备比较全，万一的话，可以做介入穿刺和血液净化治疗。

惠州烟雨

□陈世旭

小楼一夜听风雨，晨起一城湖山如洗。烟雨渲染着惠州，像丹青渲染绢帛。远处葱茏的山林，近处合流的江河，宽宽窄窄的街市，隐隐约约的拱门，老屋的飞檐，大湖的石桥……整个城市都化成流动的云霓，慢慢弥漫开来。白的淡然，黑的幽远，是湿润的唐诗宋词。

松林下迤迤一线沙痕，春水盈盈，烟横水际，翩跹几点飞鸿，长亭边的嫩柳染了微黄，依然远眺的远客那是何人？长堤蜿蜒在绿波上，灰墙闪烁在古木中，小径铺满卵石，台阶结着青苔。一千年前的钱塘歌女，葬身在岭南的松林。僧人筑亭以覆其墓，榜曰“六如”。面对圣塔，日闻梵钟，“不负其宿性”（苏轼《与章质夫书》）。

墓莹沉稳，与闹市相对无言。身体已凝成岩石，灵魂依然活着，歌女的目光忧郁而又明澈。冷风无声，瘦损了容颜。辜负了多少尊前月花，虚掷了大好青春。细雨湿了青衣，不放下她双眉暂开。“伤心一念偿前债，弹指三生再后缘。”（苏轼《悼朝云》）再没有执手，再没有伤别，再没有多情风月。但东风销不尽雪一样的记忆。那年出关，应该是而今的时节。钱塘是剑客的故乡，让放浪的诗人把功名换作浅斟低唱。侠

真伪，难分优劣。它缺乏对美的坚持、对恶的抗拒，没有审美的能力，也缺乏本性的善良。心灵已经干枯了，眼睛也变得六神尽散，无精打采了。

显然，仅拥有一对天生丽质的眼睛是不够的。不要自满和陶醉，还需要后天的勤奋磨炼。孙悟空在炼丹炉里烧熬了七七四十九天才有了 一对“火眼金睛”。你不是神，就更需要痛苦的磨炼了。要穿过千山万水、阅尽古今中外，你才会有“第三只慧眼”。

人们常说蒙娜丽莎的眼睛最迷人，但我说那是一对历经沧桑的世俗之眼，无论嘴角的微笑多么神秘，多么不可测绘，我还是略嫌她的轻佻和高傲。她缺乏一份纯真和朴实，我还是不敢亲近她。于是我又东南西北、天涯海角地找寻——你能帮我找到吗？你有这样的一对眼睛吗？

我琢磨着别人，也在琢磨着自己。而我注定有一对对黑的眼晴，也注定时常要在“黑暗”的房间里寻找一只黑猫”，它要时常对抗黑暗和层层迷雾。穿越它，给它一点光明，哪怕是一抹幽光。这是一对星星的眼睛，我要它永远闪耀在天空。

（据《光明日报》）

窗子外和窗子里

□朱德庸

小时候上幼儿园，老师必须把我的座位单独排在窗口。因为如果不能一直凝视着窗外，我就会哭闹不休，搞得别的小孩无法上课。于是从4岁到6岁，我是对着窗外度过我人生最早的学校生涯的。

世界，就在窗户的外面。幼小的我不会这么想，却执拗地只愿意面对窗外那个人走过、有云和树叶飘过的光影变幻的世界，而不愿意回头接受窗子里这种被规定、被限制的小小人生。令人头痛的是，长大之后的我竟然还是这样。

我没办法接受人生里许多小小的规矩。进小学，我读不会课本，做不了功课；念中学，我被好几所学校踢来踢去；上大学，我是自己关着门读了几个月书奇迹考上学的；等退伍后有一份好工作后，我却跑去做当时还没有人认同的专职漫画家。就像小时候一样，别人上班、上课，我却只想一直看着，或接触窗户外面那个流动的世界。

我曾经花了几年时间去国外旅行，坐着地铁跑来跑去，在每一座城市从早到晚散步，为的只是去看街头各式各样的人群。

世界是如此荒谬而又有趣，每一天都不会真正地重复。因为什么事都会发生，世界才能真实地存在下去。否则，一个什么都合理化的世界，不就像科幻小说《美丽新世界》那样阻断了人的一切想象和生命力吗？当年的我这么想。

什么事都在发生，是这个世界持续下去的原因，而我是个旁观者。然后，我结婚，有孩子，有一点钱，经历了人生里许多重要的事。有一天，我终于了解到，窗子里面也是什么事都

夏日说桃

□袁文良

我国是桃的故乡，至今已三千多年的种植历史。对桃这个味美可口的水果，历代文人墨客都注入了深情。唐代诗人高蟾在《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天上碧桃和露种，日边红杏倚云栽。芙蓉生在秋江上，不向东风怨未开。”山东肥城有一种名为“佛桃”的桃，熟透时揭开果皮，可把果肉吸吮干净，被誉为“群桃之冠”。桃是一种一味很好的药材，它

古至今，桃一直作为喜庆、长寿和幸福的象征，那白须白发的寿星老人手里托着的就是一个大大的桃。民间有关桃子的神话传说很多，《西游记》中有说天上蟠桃共有三种，第一种三千年一开花、三千年一结果，人吃了后“成仙得道，体健身轻”；第二种六千年一开花、六千年一结果，人吃了“霞举飞升，长生不老”；第三种是九千年一开花、九千年一结果，人吃了“与天地同寿，日月同庚”。我国幅员辽阔、资源丰富，

几乎处处都有桃，其品种多达800种以上。江西的“四月白”，北京的“五月鲜”，浙江的“六月团”，东北的“七月红”，南京的“八月寿”，山西的“九月菊”，都是比较有名的品种。河北满城有一种桃成熟于立冬至小雪期间，因而被人们称之为“雪桃”。

桃熟透时揭开果皮，可把果肉吸吮干净，被誉为“群桃之冠”。桃是一种一味很好的药材，它性味甘酸、微温，具有美容护肤、清胃润肠、祛痰止咳、利尿润肠、生津去热等功效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就记载：桃可“作脯食，益颜色；肺之果，肺病宜食之”。据科学分析，桃的营养成分主要包括蛋白质、脂肪、糖、粗纤维和钙、铁、磷及多种维生素。

不过，桃虽好，但食用时也不可过多，要适可而止，尤其是食桃后不要立刻饮用凉开水，以免产生腹胀、腹泻等病症。

口，常春藤爬上重门。何处的灯红酒绿，笙歌还在悠扬。无奈夜长人不寐，满腔悲怆无诉说。天色声和月到帘栊。欲知方寸，又添几许新愁？夜已阑，人未老，竹影新月依旧，生命却走到尽头。晚凉天净，一任珠帘雨不卷。月华如水，空照湖山。

身世两相违，西流白日东流水。12岁入苏家，20岁为侍妾，34岁竟长去，带走了失子的哀伤和痛苦，连同妙曼的歌吟和灿烂的笑。与该诗人始识于杭州西湖而永诀于惠州西湖，这是前生已定的安排。

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人人唱着念着的情缘，任你反复咀嚼，情缘总在那里，却是说不尽道不明地等你来流连，来不舍，然后天各一方。情缘是床边的蝴蝶，总在 you 醒来的时候飞走；情缘是迷迷茫茫的烟雨，总在你张开手的时候飘逝。似聚若离，欲说还休，情缘便成了一种情结，一个无穷解读的传说。

荷池边的石凳，怀抱琵琶的女孩长裙曳地。玲珑剔透的弦歌，像珠玉一样滚落。她在唱什么？没有人能完全听懂，却让人靠近了歌者的情怀。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，已经唱了千年，总是此地特有的微笑，老有，有点苍茫，有点寂寥，但谁又知道，它不会无限复活？

绿阴如水，荡漾在空庭。因为静谧，美丽才熠熠发光。生命可以在绽放的时候绚烂，也可以在幽闭的时候端庄。钱塘歌女静静地立在南国的一隅，默读岁月的掌纹。错过的，拥有的，逝去的，怀念的，皆变得平实。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刻，琴瑟又开始玄妙，裙裾又开始飘忽，烟雨的路途依旧迷蒙如梦。而我，会永远祝福你一路走好。

（据《光明日报》）